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福尔赛世家

Fuersaishijia

1932年获奖

[英国] 约翰·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下册

李斯◎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普吕多姆诗选》

《卡尔杜齐诗选》

《吉檀迦利》

《罗马史》

《超越人力》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

《米洛依》

《大帆船》

《利害攸关》（另附《女当家人》）

《你去什么地方》

《基姆》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创造进化论》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倔犟的姑娘》（另附《葡萄园看守》）

《耶恩森短篇小说集》

《无形的来客》《盲人》《七公主》《青鸟》

《织工》《沉钟》

《国王的人马》（另附《海顿斯坦诗选》）

《明娜》

《乐土》

《母亲》

《奥林匹克的春天》（另附《梦中的佳丽—伊玛果》）

《卡尔费尔德诗选》

《土地的成果》

《诸神渴了》

《叶芝诗选》

《农民们》

《人与超人》《圣女贞德》

《克丽丝汀的一生》

《布登勃洛克一家》

《巴比特》

《伪币制造者》（另附《窄门》）

出品人：张四季
选题策划：陈琛
责任编辑：陈琛
技术编辑：赵宇

装帧设计：
Tel: 13311332773 Z-q1980@163.com

第二部 骑虎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
家世的碰撞激起了新争。
——罗密欧与朱丽叶

侏摩西家

人的占有欲是从来不会停止的。福尔赛家人总认为它是永远固定的，其实即便是在福尔赛族中，它也是通过开花放萼，结怨寻仇，通过严寒与酷热，遵循着前进的各项规律，而且它脱离不了环境的影响，就如同马铃薯的好坏不能脱离土壤的影响一样。

英国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历史学家，到了适当的时候，将会描写这一个从心安理得、自我约束的地方保守主义，进至一个更加心安理得、然而不大约束的帝国侵略主义的整个急剧变迁的过程，换句话说，整个国家的占有欲都在发展着。因此，福尔赛家也同样在向前发展着，就像是亦步亦趋似的，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家族内部也同样在发展着。

1895 年，福尔赛家那位出嫁的老姑太苏珊·海暑在 74 岁的低龄——简直低得滑稽——就追随了她地下的丈夫，并且举行了火葬。奇怪的是，这件事在六位在世的老一辈福尔赛中，简直没有引起什么震动。所以这样冷淡，有下列的三个理由。首先是老佐里恩在 1892 年过世时，几乎没有怎么声张就在罗宾山落了葬，这在福尔赛族中是第一个拒绝归葬高门山祖坟的人。一年前史悦辛的葬礼，举行得十分得体，因此，老佐里恩的这次葬礼在伦敦湾水路侏摩西·福尔赛家中，更引得议论纷纭。在这个福尔赛交易所里，那些族中

的闲是闲非仍旧在集中传播。各种意见都有：裘丽姑太表示惋惜，弗兰西赞成，而且直言不讳地说：“把高门山那些乌烟瘴气的玩意儿一股脑儿丢掉，真痛快。”的确，自从那一次佐里恩大伯的孙女珍和小波辛尼订了婚，后来小波辛尼又和索密斯的妻子伊莲发生一件离奇而可怜的恋爱之后，佐里恩大伯显然在存心和族中人作对，他一生向来一意孤行，现在，在他们看来，未免有点越出常轨了。当然，他那一点点哲学味儿本来就很容易从福尔赛主义的层层束缚中挣脱出来，因此，他们多少也料到他会葬在一个陌生地方。可是，这事整个说来有点突兀，而且等到他的遗嘱内容在福尔赛交易所里成为流通的货币时，更使这个家族的人全都大吃一惊。从他的全部财产中（一共是十四万五千三百零四镑，负债三十五镑七先令四便士），有一万五千镑，“亲爱的，你想想看，他当真的留给了哪一个？留给伊莲！”就是索密斯出走的老婆。这个女人简直玷辱了福尔赛的家声，而且——尤其令人不解的——和他没有一点血统关系。当然，并不全部给她，只是动利不动本——终她的天年！虽说如此，总是不像话。老佐恩思本来在族中是被尊为完人的，这一来可完蛋了。苏珊·海曼在俄金^①举行葬礼所以没有在族中引起什么震动，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整个说来比较普遍，也比较冠冕。原来苏珊除了坎普殿山住宅之外，还有一块空地（是海曼临死时留给她的），就在伦敦边界过去不远的汉斯^②。据大家知道，海曼家的男孩子所以能够成为那样好的骑手和枪手，都是由于这块地的缘故，这在他们当然很好，而且也是值得大家称赞的。既然在真正的乡下有那么一块地，好像连她遗体的分散多少也说得过去——不过，她怎么会想得要举行火葬的，他们可弄不懂！讣闻照例发出，索密斯和小尼古拉都下去送殡，而且遗嘱按说也是令人满意的，因为苏珊本来只能动利，不能动本，所以财产毫无波折地就归几个儿女平均分配了。

苏珊的安葬所以没有引起震动的第三个理由是最具有膨胀性的。那个脸色苍白、身体瘦小的攸飞米亚说过一句大胆的话，可以概括大家的意见，她说：“我觉得人就是死了，也有权利处理自己的遗体。”以尼古拉那样一个老牌自由党人^③，而且是最专制的，他的女儿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骇人。自从1888年安姑太逝世之后——那正是索密斯做丈夫的权利在摇摇欲坠的时候，终于闹得那样不可收拾——世情的变化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当然攸飞米亚说的是孩子话，也没有见过世面，原来她虽然是将近三十开外的人了，仍旧姓福尔赛。可是，种种理由除外，她这句话无疑地表现了自由原则的扩张，也表现了要把占有的重心从别人那里分散，并且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当尼古拉从海丝特姑太嘴里听到自己女儿这句话时，他破口大骂起来：“这些老婆跟女儿！她们的自由永远闹不完的。我早就知道那个‘杰克逊’的诉讼事件，会搞出事情来——那样乱引用人身保护权。”当然，他对于已婚女子财产法案^④到现在还没有能完全释然，如果不是因为他

① 塞莱的一个小镇，火葬场所在地。

② 即汉普州。

③ 英国自由党于1885年因爱尔兰自治问题而发生分裂，一部分参加保守党内阁的称做保守自由党人，尼古拉即属于这一派。

④ 英国于1872年和1880年才通过女子财产法案，在这以前，女子结婚后其所有财产即归丈夫所有。

在这条法案通过之前就结了婚，他就会遭到很大的麻烦。可是，事实上，在那些小一辈的福尔赛中间，那种对别人占有自己的反抗是无可否认的。这种殖民地自主的倾向，一直都在发展着，而且令人费解的，这恰恰就是帝国主义的先驱。那些小辈现在多数都结婚了，没有结婚的只有下面几个：乔治仍旧死盯着德孚酒店和伊希姆俱乐部；弗兰西在采尔西区金斯路一家音乐室里从事她的音乐事业，仍旧带他的“情人们”上舞会；攸飞米亚住在家里，终日埋怨着尼古拉；还有那一对“德罗米欧哥儿俩”，海曼家的基里斯和杰斯。第三代的人丁还不多——小佐里恩家三个，威尼弗烈德家四个，小尼古拉家倒有了六个，小罗杰有一个，玛里恩·特威第曼有一个，圣·约翰·海曼两个。可是余下十六个结了婚的——二房詹姆士家的索密斯，拉契尔和席西莉，四房罗杰家的攸斯迭司和汤姆士，五房尼古拉家的叶尼斯特、阿奇贝尔德和佛罗林斯、海曼家的奥古斯特和安娜贝尔·史宾德——这些房分了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生育。

就是这样，在老一辈的十个福尔赛里面，生下了二十一个儿女，可是小一辈的二十一个人里面，到现在才只有十七个后裔，而且看上去，除掉不小心再添上一两个而外，大概也不会更多出来。一个研究统计学的人很可以从这上面看出，人口出生率的升降是和你投资的利息成比例的。19 世纪初期的杜萨特大老板福尔赛祖父的年息是一分，也就是十厘钱，因此就生了十个儿女。这十个儿女里面，四个没有婚嫁的除外，把裘丽姑太也除外（因为她的丈夫希普第末斯·史摩尔几乎才结婚就死掉，所以当然不计在内），平均每人拿到四厘钱到五厘钱的利息，因此生的儿女也是这么多。他们生的二十一个儿女现在只净拿三厘钱了，因为他们父亲把产业留给他们时，为了逃避遗产税起见，大都把它捆在公债上。这些儿女里有六个生了孩子，一共是十七个，每一房恰好是二厘又六分之五。

生殖率这样低，还有别的原因。他们都不大信得过自己赚钱的能力，这从维持开销上说也是自然的；同时，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父亲一时不会死，这些都使他们谨慎起来。一个人有了儿女可是没有进项，生活起居的品质标准就必然要降低，两个人的饭是不够四个人吃的，如果类推——还是等一等，看看老头子的情形再说。还有，一个人能够想到度假就去度假，没有任何妨碍，也是好的。所以他们宁可全部享有自己，而不愿意享有孩子，这正合得上当时新兴的所谓“世纪末”风气。这样做，不但毫无后顾之忧，而且还可以买一部汽车。事实上，攸斯迭司已经买了一部，可是车子颠得厉害，而且轧掉了他一颗上犬齿，所以还是等这些车子走得安全些再说吧。目前，孩子可不要再有了！连尼古拉都在缩头了，原来的六个孩子不算，整整三年来就没有生过。

这一切都是征兆，表明了福尔赛家族的衰颓，或者说，这个家族的解体，不过情形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当罗杰·福尔赛在 1899 年逝世时，这一家人并不因此而没有重新集合。那一年的夏天非常明媚，福尔赛家人有的到国外去，有的到海边避暑，当他们差不多全都回到伦敦的时候，罗杰突然在他王子花园自家的房子里断气了。这种死法也颇有点他在世时那种别出心裁的派头。在侏摩西家里，就有人悲哀地说：认为罗杰在饮食上一直就有怪癖——举个例子来说，他不是什么牌子的羊肉都不吃，只肯吃德国羊肉吗？

虽然如此，他在高门公墓举行的殡礼仍旧是尽善尽美。送完殡之后，索密斯几乎不由

自主地向湾水路他的叔父倜摩西家走来。那些“老古董”——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都愿意听他谈谈出殡的情形。他的父亲詹姆士已经88岁了，自知吃不消送殡的劳顿，倜摩西本人当然照例不去，所以，老弟兄里面只有尼古拉一个人参加。虽则如此，送殡的人还是不少，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一定愿意听听。在这种好心肠里面，索密斯显然也还夹有一些别的企图，那就是使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能捞点同情回来，这是福尔赛家人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每一个国家里面那些健全的组成部分的主要特征。索密斯的父亲过去也有这种习惯，每星期至少有一次去看望住在倜摩西家里的那些姊妹，一直到86岁，人已经神志不清，没有爱米莉照应就不能出门时，方才停止不去，因为带了爱米莉去是不成的。当着自己的妻子，一个人怎么跟人谈得了话？索密斯来湾水路倜摩西家里，谈谈族中的一些事情。无非是奉行自己父亲的习惯，他跟过去的詹姆士一样，几乎每星期天都抽空去跑一趟，在那间小客厅里坐上半天。小客厅里的布置已经被他按照自己的艺术眼光——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改变了不少，摆了许多他认为还不够自己严格标准的瓷器；另外至少有两张不大靠得住的巴比松派油画，是他在圣诞节送去的。他自己在收集巴比松派画家上着实捞了一笔，近几年来，已经改收马里斯兄弟^①、伊斯拉尔斯^②和毛甫^③了，而且希望捞得更多些。在他现在住的靠近麦波杜伦^④那所沿河的日子里，就有一间画廊，挂的真是漂亮，而且光线也非常充足，伦敦的古董商人哪一个不熟悉！偶尔逢周末招待客人——那是他的妹妹替他张罗的，有时候是威尼弗烈德，有时候是拉契尔——这间画廊在星期天下午也可以带领客人参观。他虽则卖弄自己的收藏时，不大多说话，可是客人大都非常佩服他在收藏上那种不声不响的毅力，他们能看出他的声望并不仅仅基于艺术上的好恶取舍，而且还有一种本领，能够预测市价涨落。每次他上倜摩西家里来，他和古董商打交道上几乎总有点小小的胜利可以告诉大家。他的两个姑母就会来上一大套恭维，替他得意，这个他也非常爱听。今天下午他的兴致也很好，不过是为了别的原因。他穿了一件参加罗杰殡礼回来的深颜色衣服，非常整洁，衣服的颜色并不是纯黑，说实在话，叔父总不过是叔父，他打从心里就憎恨把感情表现得太过分。他坐在一张镶花的椅子上，头高高抬起，凝望着用灰泥镶了金边的天青色墙壁，看得出很沉默。不管是不是因为送殡回来的缘故，总之，今天下午，他脸上那种特有的福尔赛相貌看上去非常顺眼：一张长长的脸，凹脸心，下巴如果不是长了肉缘故，就会显得特别大，整个看上去，就是下巴大些，然而，一点不难看。他比平时更加感到倜摩西庸碌到不可救药，感到这两位姑母还是维多利亚中期的灵魂，简直可怜。今天他只有一个题目要谈，就是他在法律上还没有离婚的问题，但是说不出口。然而这个问题在他的脑子里显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这种情形只是今年春天才开始的，从那时候起，他就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愿望，是这个愿望怂恿着他采取行动，而他完全知道，以一个45岁的福尔赛来做这种事情，简直近于荒唐。近年来，他愈来愈感觉

① 指19世纪荷兰画家马里斯三兄弟。

② 约瑟夫·伊斯拉尔斯（1824—1911），荷兰风俗画家。

③ 安东·毛甫（1838—1888），荷兰风景画家。

④ 近牛津的小镇，在泰晤士河上游。

到自己“变老”了。那一年，他想到在罗宾山造房子时，他的财产已经很可观，不幸的是他和伊莲的婚姻，最后就毁在这所房子上。在这十二年孤独的岁月里，他几乎是一心一意投入在钱财上面，此外什么事都不管，因此财产的增加达到惊人的速度。他现在的身价足足在十万镑以上，然而，偌大的家财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托付——这一来，他那种近似宗教式的孜孜营求就变得漫无目的了。就算他干得不怎么起劲，原有的钱也是会赚钱的，敢说他还怎么怎么样时，就会有十五万镑的财产。在索密斯的性格里，家庭观念、儿孙观念本来一直就很强烈，过去由于受到挫折而潜藏起来，可是现在到了这个所谓“壮年”的时期，这些思想又蠕动了。近来更由于受到一个女子的美色吸引，嗣续观念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强烈，简直使他满脑门子想的都只有这一件事了。

而且这个女子又是个法国人，她不大可能昏了头脑，或者接受任何非法定的结合，而且，索密斯自己也厌恶有那种念头。他在多年被迫的独身生活中，也曾背地里试过那些下流勾当，搞过污秽的性行为。而且事后总引起反感，因为他本来就很挑剔，而且生来是尊重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偷偷摸摸的男女私情他决不干。在巴黎的英国大使馆来个证婚，加上几个月的旅行，他就可以把安妮特带回来，和她过去的身世绝缘。说实在话，她的身世并不太出色，她不过是在自己母亲的苏荷区饭店里管账，安妮特回来之后，以她的法国眼光和端庄的风度，在靠近麦波杜伦的“栖园”坐镇，一定使人觉得非常新颖。福尔赛交易所里那些人和他沿河一带的友人们，一定会传播他在旅行的时候碰见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姑娘，又和她结了婚的消息。娶一个法国老婆，听起来很有点浪漫气息，而且神气。不！这些他一点也不担心，可诅咒的是他现在还没有离婚，还有就是安妮特会不会要他的问题。这件事，在他还没有能给她提供一个明确甚至光耀的前途之前，他是不敢尝试的。

在他姑母的客厅里，他对那些习以为常的问候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见：他亲爱的父亲可好？不出门吗？当然喽，眼前天气正要转凉了。索密斯可确定地告诉他，说海丝特用冬青叶治她的肋下痛很有效，每三小时敷一次，事后再用红法兰绒贴上。他能不能尝一下他们做的蜜饯李子，只来这么一小罐——今年的李子味道真香呀，而且吃了非常补。哦！谈到达耳提他们——索密斯可曾听说亲爱的威尼弗烈德跟蒙塔谷闹得很不开心？侖摩西认为应当有人给她撑撑腰才是，据说——不过索密斯可不要完全相信——蒙塔谷拿了威尼弗烈德的一部分首饰送给一个乱七八糟的舞女。亲爱的瓦尔现在刚要进大学，这件事情对孩子的影响很坏。索密斯没有听说吗？是啊！可是他得去看看他的妹妹，马上查明一下！依他看来，那些波尔人①会不会真的抵抗呢？侖摩西为这件事情很着急。统一公债的行情很高，他捆在公债上的钱又是那样多。依索密斯看，一有战事发生，公债会不会跌下来？索密斯点点头。可是战事很快就会结束的。要是不结束的话，侖摩西可真糟了。索密斯的父亲这

① 波尔人是17世纪殖民非洲的荷兰人后裔，在非洲根生土长已有好多代，并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19世纪初，英国开始侵入南非，以武力侵占了波尔人的土地。1897年，德兰士瓦与橘河自由邦成立联盟。当时波尔人和外地人（波尔人这样称呼英国人）的关系日趋紧张，英国当局派遣军队到德兰士瓦。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要求军队撤退不遂，即联合橘河自由邦向英国宣战，即所谓波尔战争，或南非战争（1889—1902）。英军死伤甚众，但结果荷兰人在南非的殖民地完全为英国吞并。

样大的年纪听见了这消息当然会吃不消。可怜的罗杰这次总算幸免了，不必担惊受怕。谈到这里，裘丽姑太用一块小手帕擦去一大滴正要爬上她左颊那块永不变形的肉球上的眼泪。裘丽姑太的脸颊已经十分苍老了，可是她却在回想着亲爱的罗杰和他一切别出心裁的个玩意儿，以至于两人做孩子时罗杰常拿针刺在她脸上的事情。海丝特姑太天生就害怕听丧气话，这时候插了进来：索密斯看，他们会不会立刻任命张伯伦^①当首相呢？他会迅速奠定大局的，那个老克鲁格最好能放逐到圣海伦岛^②去。她始终记得当初拿破仑逝世消息传来时的情景，索密斯的祖父听到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然，那时候她跟裘丽并没有觉得怎样——我们那还穿长裤子^③呢，“亲爱的。”

索密斯从她手里接过一杯茶，赶快喝掉，吃了三块偶摩西家著名的杏仁饼。他脸上微带傲慢的笑容，仅仅加重了那么一点点。的确，他的族人始终就是浅陋到这样不可救药的地步。不管他们之间在伦敦的基业有多大。在这些激进的日子里，这些人的浅陋比平时更显得触眼了。怎么，老尼古拉现在仍旧是个自由贸易主义者，仍旧是那个自由主义的顽固堡垒——除旧俱乐部——的一个会员，不过当然喽，那里面的会员现在已经几乎全部是保守党了，否则，他自己也不会加入。还有偶摩西，按说，现在还戴着帽子睡觉呢。裘丽姑太又开口了。亲爱的索密斯气色真好，比亲爱的安姑过世时简直一点没有老。那时候，亲爱的佐里恩、亲爱的史悦辛、亲爱的罗杰，他们都团聚在一起呢。她停了一下，一滴正要爬上她右颊肉球的眼泪刚好被她截住。索密斯可曾——近来可曾听到伊莲的消息？海丝特姑太肩膀看得出耸了一下。糟糕，裘丽总是要讲些滑边的话！索密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把手里的茶杯放下来。他自己的这个问题现在被人家给他提出来了，然而尽管他满心想要细谈，也没法搭腔。

裘丽姑太相当匆促地往下说：

“他们说亲爱的佐里恩本来把那笔一万五千镑无条件赠给她的，后来当然是看出这样不妥，才改为只终她天年使用。”

索密斯可听说过没有？

索密斯点点头。

“你的堂兄小佐的妻子已经故去了。他是伊莲的委托人，你当然知道喽，是吗？”

索密斯摇摇头。他其实知道，可是故意显得冷淡。自从波辛尼噩耗传来那一天起，小佐里恩和他一直就没有见过面^④。

“他现在总该是中年以上的人，”裘丽姑太接下去说，一面出神，“我算算看，他是在你亲爱的大伯住在蒙特街时生的，比他们搬到斯丹赫普门要早好多年——是1847年12月

① 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当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卖劲地执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所以海丝特姑太问到他会不会出任首相的话。

② 圣海伦岛是拿破仑战败后被放逐的地方，后来就死在岛上。

③ 维多利亚朝初期妇女与儿童穿的一种齐脚踝的长裤。

④ 这句话是以索密斯的口气说的。第一部末尾小佐里恩到索密斯那里去通知伊莲关于波辛尼的噩耗时，和索密斯顶面的事实，索密斯在这里故意不提。

里，就在巴黎公社成立之前^①。他五十多岁了！可想得到！那样一个漂亮娃娃，我们全都把他当做宝贝看待，是你们这一辈的老大呢。”裘丽姑太叹口气，一绺不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头发散了下来，急得海丝特姑太微微打了一个寒噤。索密斯站起来，他发现自己有点怪异：这次跑来，他原以为可以在这方面谈谈，甚至还想谈谈自己没法摆脱的处境，可是——看哪，这位出名的颠三倒四的裘丽姑太才一提起，他就畏缩了。

哎呀，索密斯难道就要走了！

索密斯微带辩护意味地笑笑说：

“走了。再见。替我问候侏摩西叔叔！”他在每人的前额上淡淡地吻了一下——那些额上的皱纹像在竭力拥抱他的嘴唇，指望被吻掉似的——就丢下她们走了。两位姑太与孜孜地望着他的背影——亲爱的索密斯，今天真难为他跑来，刚巧碰到她们的心情是这样的——

索密斯一面心里感到有点不过意，一面走下楼梯——这里樟脑和波得酒的味道总是那样好闻——又走下那所终年不透风的房子的石阶。可怜的老东西——他并不止故意要使她们难受啊！到了街上，他立刻忘掉她们，脑子里又充满了安妮特的美貌，一面盘算环绕在自己四周可恨的处境。当初那个浑蛋的波辛尼被车子撞死时，为什么不把事情彻底解决，办好离婚手续呢？那时候证据要多少有多少^②！这样想着？他转弯向他妹妹威尼弗烈德·达耳提在美菲尔区格林街的寓所走去。

名流垮了

蒙塔谷·达耳提在这所房子里至少住了有二十年，以他这样一个受命运捉弄的名流，如果不是他岳父把房租、税捐、修理费等一股脑儿包下来，恐怕早就要现底了。用这样简单而笼统的方法，詹姆士·福尔赛总算使自己女儿和几个外孙过点安稳日子。说到底，以达耳提这样一个横冲直撞的赌徒，能有一个容身之处，那好处是数不尽的。这一年来，他几乎是异乎寻常地安分，一直到最近几天都是如此。原来乔治·福尔赛也是个跑马迷，迷得简直不可交，老罗杰为这件事弄得很不开心，现在总算得到安息了。前些时乔治和达

^① 巴黎公社成立于1871年3月18日，裘丽姑太却把它和1848年法国的2月革命混淆了。

^② 根据英国的法律，离婚的理由是（一）通奸；（二）遗弃；（三）虐待；（四）精神失常。双方意见不合或分居多年都不能成为离婚理由。索密斯要提出和伊莲离婚，只能援引第一条，但是她在十二年前和波辛尼的爱情事件已经事过境迁，法院不会受理了。

耳提合伙养了一头牝驹，它的母亲是殉道者^①，父亲是火衫咒，火衫儿的母亲是背带儿，他们给它起名叫袖钮儿。虽说是系出名门，这匹三岁的栗色驹却因种种原因从没有显过身手。达耳提既然在这匹有可为的动物身上有一半主权，他就和无数其他的人一样，所有的理想，原来不知道躲在哪里的，一时都露了头来，而且几个月来都使他不声不响地满怀着热望。奇怪的是，一个人生活里有点好事情可以指望时，平日也不会吃得那样醉醺醺的了。而且达耳提手里的这匹马的确件好货色——秋季障碍赛的机会是二对一，外面会开的估价是二十五对一。旧式的大堂哪里敌得上这个？所以他连衬衫都搁在火衫儿的女儿身上了，可是究竟能够比他的衬衫多出多少，那就全要看这个背带儿的孙女了。45岁是一个浪荡时期，福尔赛家人熬不了，甚至达耳提家人也熬不了，不过也许和其他时期比起来并不那么顾忌罢了，所以达耳提近来对一个跳舞女子忽然钟情起来。按说也是真情真意，可是没有钱，光是那么热，这种爱情很可能到头来和她的舞裙一样飘忽，而且达耳提一直就没有钱，平时仅靠从威尼弗烈德手里讨一点或者借一点在那里苦捱。威尼弗烈德又是个坚强女子，养活他全为了他是孩子的父亲和一点可以留恋的旧情——那些在青年时期吸引她的华杜尔街面孔^②现在已经在消失了。她，以及其他可以借点钱给他的人，和他在打牌、跑马上输掉的（奇怪的是，有些人输钱也能作为一种借口），就是他的全部生活来源。因为詹姆士现在年纪太大了，烦不了神，索密斯总是严词拒绝，这两个人都没法找。所以说好多月来，达耳提都是靠空想过日子，并不是过甚其辞。他对于钱本身从来就不感兴趣，像福尔赛家人那种盘钱的习惯，他一向就看不起，不过却安心利用他们这个弱点。他喜欢的是钱能够买到的东西——就是个人的受用。

“一个真正爱好运动的人决不爱钱，”他总说，一面向乔治借了二十五镑，满知道五百镑休想启口。蒙塔谷·达耳提有种地方非常可爱。照乔治·福尔赛说来，是头块牌子。

障碍赛那天早晨天气晴朗，正是9月的最后一天。达耳提头一天夜里就赶到新市，穿了一身整洁的格子呢衣服，走上一个土堆子，看他的半只牝驹最后一次遛腿。如果它跑赢了，他就可以稳拿三千镑——总算勉强。这许多星期来，他们伺候着它参加这次比赛，他也满怀希望地克制着自己，耐着性子，还不是为了这个？可是他没有能力加码。现在它的行情已经升到八对一了，要不要趁此割掉呢？云雀儿高高在他头上唱着，高原上青草发出清香，那匹漂亮的牝驹在他面前驰过，昂着头，浑身亮得像一匹缎子。这时候，他全部的心思都在盘算着这件事情。反正输了也不要他付钱，现在削掉会使他的赚头减掉一半——一千五百镑哪里买得到一个跳舞女人死心塌地跟你，更加强烈的是达耳提家人的血液里老渴想豪赌一下。所以他转身向乔治说：“它是匹好马。跑起来准没有对手。我要干到底。”乔治早已把马票全部割掉，另外还押上一点，所以不管胜负如何，他总是胜券在握。听到达耳提这几句话，他的魁梧身材低下来把达耳提看看，咧开大嘴笑了，一面说：“呵呵，

① 殉道者、火衫儿、背带儿都是名马的名字，欧洲人养马最着重追溯马的世系。

② 伦敦的一条以卖旧家具和假古董出名的街道，经营的多数是意大利人，这里就借用来形容达耳提的面貌，有华而不实的意味。

好汉子!”原来乔治付学费时期早已过去了。他遭过些风险,全亏老罗杰的钱使他安然度过,而那些钱又是听了老罗杰不少言语才得来的,现在他的福尔赛性格已经开始把他的马主人地位取而代之了。

人们的一生中往往会碰到许多幻灭的时刻,连敏感的作者都有些怕提。毋庸说,这件好事情垮了:袖钮儿连个末奖都没有跑上,达耳提连衬衫都输掉了。

在这些事情和索密斯向格林街走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怎么会不出事情!像蒙塔谷·达耳提这样性格的人,几个月来抱着宗教一样的虔诚克制着自己,最后仍旧得不到酬报时,他并不诅咒上帝而去死掉,他一面诅咒上帝一面照旧活着,并且闹得一家人很不开心。

威尼弗烈德虽则时髦过分一点,却是个坚强女子。她受了他整整二十一年的折磨,可是从来不相信他会做出现在做的这种事情来。她和许多做妻子的人一样,认为自己已经饱尝他的滋味,可是她并没有看出四十五岁的他——在这种年纪,他和许多男人一样,都有那种“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的心理。10月2日那一天,威尼弗烈德查点了一下自己的首饰盒,不由得吓了一大跳:她的一件最出色的珠项圈不见了。这串珠项圈是1885年威尼弗烈德生下小宾尼狄克特时蒙塔谷买给她的,而且是1887年春天詹姆士为了怕把事情声张出去,逼着付的钱。当时威尼弗烈德立刻找达耳提想办法。达耳提嗤了两声,说项圈总会找到的。威尼弗烈德后来发急了,厉声说:“好吧,蒙地^①,那么我就亲自上苏格兰场^②去!”达耳提这才答应去追。可惜的是,这种迅疾的措施要能收效,少不了要有稳谋深算,然而偏偏受到贪杯的影响,把事情耽搁下来。那天晚上,达耳提回到家里时,什么心事都抛在九霄云外,絮絮讲个不停。在平常日子,威尼弗烈德只要把自己房门锁上,让他睡过一夜就行了,可是今天因为放心不下项圈的下落,弄得只好苦守着他。达耳提从口袋里取出一支小手枪,举到餐桌上,直接告诉她说,她的死活他全不管,可不要她再啰唆;他自己是活得腻味透了,威尼弗烈德抵着餐桌的另一面,回答说:

“不要神头鬼脸的,蒙地。你去过苏格兰场没有?”

达耳提拿手枪抵着自己胸口,连扳了几下。手枪没有上子弹。他骂了一声,丢下手枪,说:“看在孩子的面上吧。”就倒在一张椅子上。威尼弗烈德先拾起手枪,然后给他一点苏打水搀白兰地喝。这杯酒非常神效。他这一生受尽了折磨,威尼弗烈德从不“了解”他。项圈是他给她的,除了他,还有哪个有资格拿?给了那个西班牙小雏儿了。威尼弗烈德要是反对的话,他就割——她的——脖子。这算做什么?(这句出名的“割脖子”说不定就是这样第一次用出来的,便是些最古典的语言也往往这样来源不明。)

威尼弗烈德,早在一个严格学校里学会了自我约束,这时抬起头来,向他说:“西班牙小雏儿!你是指我们那次在庞地梦尼姆芭蕾舞团看见的那个跳舞女孩子吗?那么,你是个贼,同时是个浑蛋!”这句话对于一颗创痛已深的心太吃不消了。达耳提从椅子上跳起来,一把抓着妻子的胳膊,想到自己几时的得意杰作,就把胳膊扯了起来。威尼弗烈德含

① 蒙地,是蒙塔谷的爱称。

② 伦敦警察局所在地。

着眼泪，忍着痛，可是一声不哼。她等待达耳提有这么一下松劲时，把胳膊挣脱，接着和他隔着餐桌，咬牙切齿地说：“蒙地，你是个‘瘪三’。”（毫无疑问，这两个字就是这样用起来的——英语就是在这种紧张状态下形成的。）她丢下胡须上满是吐沫的达耳提，上了楼，锁上房门，拿热水洗了胳膊，一夜都没有合眼，总在盘算自己的珠项圈戴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盘算自己的丈夫送了项圈可能受到的优待。

名流醒来时觉得自己已经名誉扫地，同时迷迷糊糊记得被人骂做“瘪三”。晨曦中他在自己睡觉的圈椅上坐了半小时——可能是他有生以来度过的最不快乐的半小时，因为即便在一个达耳提的眼中，一件事情的收尾总是有点悲伤的。而且他自己明白已经到了收尾了。餐室里挂的窗帘是威尼弗烈德从尼肯斯·贾飞斯公司买来的，詹姆士付的钱。从此以后，他再不会在这间餐室里睡觉，再不会看见晨光从这些窗帘里透进来了；他再也不会和被窝里打个滚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再在这张玫瑰木餐桌上吃芥末炒腰子了。他从燕尾服口袋里把皮夹子掏出来。四百镑钱，全是五镑和十镑的票子——这是他半只袖钮儿剩卖的一点钱，昨天当场和乔治·福尔赛成交的。乔治因为在这次赛马获胜，并不像他现在这样突然对这匹马厌恶起来。后天，那个芭蕾舞女就要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他也要去。这串珠子的全部价值远没有收回来，一顿酒席还只是开了一个头。

他悄悄上了楼，也不敢洗澡或者刮胡子（而且水也是冷的），只是换了衣服，偷偷地把自己能够收拾的东西收拾起来。这双多油光刷亮的靴子真舍不得丢下，可是有些东西只好牺牲掉，收拾停当后，他一手提了一只提箱，向楼梯口走去。屋子里很静——他的四个儿女就是在这所屋子里生的。站在他妻子卧室外面这短短片刻内，他的心理很古怪——这个女子过去他也许没有爱过，可是总欣赏过，而现在却骂他是“瘪三”。他用这句话使自己狠一狠心，蹑着脚走了过去，可是第二道门却不大容易过得去。这是他两个女儿的房间。茂德进学校去了，可是伊莫金准在房内睡着。达耳提一双清澈的眼睛湿了。伊莫金深色头发，棕色的媚眼，在四个孩子中最像他。刚成年，一个美人儿！他把两只手提箱放下来。这样正式放弃做父亲的资格使他很不好受。晨光落在他的脸上，照出他的真情激动，打动他的绝不是什么虚伪的忏悔，而是真正的慈爱 and 一种黯然“永别”的滋味。他舔一下嘴唇，有这么一会儿完全拿不出主意来，格呢裤子里的两条腿就像麻木了一样。真吃不消——这样逼得要离开自己的家！“他——的！”他咕哝着，“没想到会是这种情形。”楼上传来的声响警告他女佣们已经开始起身了。他抓起两只提箱，蹑着脚下了楼。他觉得颊上湿了，这种感觉使他很安慰，就像是证明他的牺牲是真实似的。他在楼下房间里停留了一会儿，把自己所有的雪茄、一些文件、一顶折帽、一只银烟盒、一本《罗夫赛马指南》^①全部装好。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浓浓的威士忌苏打，点起一支香烟，站在两个女孩子的照片面前踌躇起来。照片装在银框子里，是威尼弗烈德的东西。“没有关系，”他想：“她可以再拍一张，我可不能了！”他把照片塞在皮箱里。接着，他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另外又拿了两件东西，雨伞和他那根最好的棕榈手杖，就去开前门。他把前门轻轻带上，到了

① 一种赛马年鉴，1842年罗夫创刊。

屋子外面，有生以来从没有携带过这么重的东西，他绕过街角去等待清早过路的马车……

蒙塔谷·达耳提就这样在 45 岁时从他叫做自己的房子里消失了……

威尼弗烈德下楼时，发觉他不在屋子里，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一种无名的愤怒。她一夜没有闭眼睛，自己安心准备好的那些责备话就这样轻轻被他滑掉了。他是上新市或者布莱顿去了，敢说带上了那个女人。下流！当着伊莫金和女佣，她只好一声不响，她也知道没法告诉詹姆士，他绝对受不了这种刺激。当天下午她忍不住跑到偶摩西家里，把失掉项圈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并且要她们严守秘密。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发觉照片不见了。这是什么意思？她把自己丈夫剩下来的东西仔细清点一下，这才使她恍悟他是一去不返了。当这个结论变得愈来愈有力时，她在他的更衣室的中间愣住了，所有的抽屉都抽开了，竭力在揣摩自己的心情。这很不容易！虽则他是个“瘪三”，可仍旧是她的财产，不当她怎么想？总没法不感到自己的损失。42 岁就守活寡，带着四个孩子，引得人人注目，成为被怜悯的对象！被一个西班牙女人勾走了！过去她认为早已死去的那些往事和旧情，全都涌上心来，又痛苦，又怨恨，又缠绵。她机械地把一个一个抽屉关上，上了床，躺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她并没有哭。哭有什么用处？当她下床到楼下吃午饭时，她觉得好像只有一件事情能够安慰自己，那就是把瓦尔找回来。瓦尔是她的大孩子，下个月就要拿詹姆士的钱去上牛津大学，这时候正在小汉普顿跟他给“教练”准备初次考试最后一次试跑，这是瓦尔学他父亲的口气说的。她命人打一个电报给他。

“我得查点一下他的衣服，”她向伊莫金说：“不能让他随随便便就上牛津去。那些男孩子非常挑剔。”

“瓦尔的衣服多着呢，”伊莫金问答。

“我知道，可是需要收拾一下。我希望他会回来。”

“他会飞一样地回来，妈。可是他可能要错过考试呢。”

“没有办法，”威尼弗烈德说。“我要他。”

伊莫金天真而机警地把母亲脸色看一下，就不响了。当然是父亲的事情！6 点钟，瓦尔飞一般地回来了。

你想像一个半顽童、半福尔赛的混合品，这个人就是小蒲白里斯·瓦尔利斯·达耳提。一个小伙子取了这样的名字，远能够变成别的样子吗？他生下来时，威尼弗烈德正在得意之秋，凡事都要出人头地，她打定主意要使自己孩子的名字取得与众不同（总算好——她现在觉得——她差一点给伊莫金取名叫第丝比）^①。可是瓦尔的这个名字还要怪乔治·福尔赛那个老捉狭鬼。那天达耳提和他碰巧在一起吃晚饭——就在他的儿子和接代人生下来一星期之后——他和乔治谈起威尼弗烈德的这个心愿。

“叫他卡图好了，”乔治说，“多么俏皮！”原来他赛马刚赢得十镑钱，那匹马就叫卡

^① 彼拉摩斯与第丝比为古巴比伦传说中的一对情人。两人从墙隙通情，并择定在尼诺坟幽会。第丝比先到，见一母狮吞噬一牛，弃衣而遁。彼拉摩斯后至，见第丝比衣染牛血，以为情人已死，遂自杀。第丝比复返，见彼拉摩斯已死，亦自杀殉情。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有此戏。

图。“卡图!”达耳提当时回答——两个人的酒都有点“上劲”了,当时就有这种说法——“不像是一个基督徒的名字。”

“你来!”乔治把那个穿短裤的侍役叫来。“把图书室里的《大英百科全书》拿来,C字的一本。”

侍役把百科全书取来。

“你看!”乔治说,用手里的雪茄指指:“卡图——蒲柏里斯·瓦勒里^①,维吉尔与丽第亚所生^②。这不是你要的吗?蒲柏里斯·瓦勒里总够得上一个基督徒了吧?”

达耳提回到家里,把乔治的话告诉了威尼弗烈德。她听了很中意。“别致”得很。蒲柏里斯·瓦勒里就这样做了孩子的名字,虽则后来发觉他们选中的却是那个无名的卡图^③。可是到了1890年,小蒲柏里斯快长到10岁时,“别致”已经不时髦,反而讲究庄重了。威尼弗烈德这时才开始惶惑起来。小蒲柏里斯亲身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进学校才进了一个学期,回来就抱怨日子过不下去了——同学都叫他“宝贝”。威尼弗烈德真是一个有决断的女人,立刻换了一个学校,并且把他的名字改做瓦尔,那个蒲柏里斯不但不叫,连缩写也不写了。

19岁的时候,他是一个活泼的青年,脸上长些雀斑,阔嘴,淡眼珠,睫毛又乌又长,笑起来相当讨人喜欢,对于不应当知道的事情相当熟悉,对于应当做的事情却毫无经验。在学校里,像他这样差一点儿被开除掉的男孩子可以说绝无仅有——这个骗人的坏蛋。他吻一下母亲,拧一下伊莫金的嘴巴,就三层一跨上了楼,又四层一跨下了楼,穿好吃晚饭的礼服。他很抱歉,可是他的“教练”也上来了,邀他上牛津——剑桥俱乐部去吃晚饭,下去是不好的,老头儿会生气。威尼弗烈德一面不开心,一面替他得意,答应了他。她原要他待在家里,可是他的补习先生这样喜欢他,倒也使人听了高兴。他出去时向伊莫金挤挤眼睛,同时说:“哦,妈,能不能给我留两颗千鸟蛋回来吃?……厨子那里还有呢。当宵夜太好了。哦,想起来了——你有钱没有?……我逼得向老斯诺比借了五镑钱。”

威尼弗烈德带着溺爱的精明神情,回答说:

“亲爱的,你在钱上真是阔气。可是不管怎样,你今天晚上总不能还他,你是他的客人呢。”他穿着白背心多漂亮,身材修长,睫毛是那样乌又那样浓!

“哦,可是你知道,我们也许要去看戏呢,戏票我觉得总应当由我来买,他手里一直不宽裕,你知道。”

威尼弗烈德掏出五镑钱,一面说:

“那么,你还是把五镑钱还他吧,不过戏票你不要再做东了。”

① 罗马诗人兼文法家,生于公元前一世纪。

② 乔治在这里用赛马者口吻和达耳提开玩笑。英国人养马最重马的世系,赛马时必须交代清楚。乔治信手从百科全书中给卡图拈来一对父母,其实丽第亚是卡图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曾经被人误认为是维吉耳写的。

③ 罗马史上两个有名的卡图,一是检察官卡图(公元前234—前149),政治家兼作家;一为小卡图,即前者之曾孙,为哲学家兼政治家。

瓦尔把五镑钱塞在口袋里。

“我还他钱，就没法做东了，”他说，“再见，妈！”

他昂头走出来，兴滋滋歪戴着帽子，就像一条放到林地里的年轻猎狗，嗅着毕卡第里大街的空气。真是开心的事！在那个发霉的狗地方蹭了那么久。

他找到“补习先生”，原来并不在牛津——剑桥俱乐部，而是在山羊俱乐部。这个“补习先生”只比他大一岁，是一个漂亮的青年，美丽的褪色眼睛，光滑的黑头发，小嘴，椭圆脸，懒洋洋的神气，浑身上下穿得无懈可击，相当的冷静，这种青年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他的同伴中间显得高人一等。一年前他和瓦尔一样，差一点被学校开除出去，这一年他进了牛津，因此在瓦尔眼中简直近似天神了。他的名字叫库伦姆，在打发银钱上更没有人比他打发得更快的了。这好像是他生活的惟一目的——把小瓦尔看得眼花缭乱，因为他的一半福尔赛性格有时候也会退避一边，弄不清钱究竟有什么价值。

瓦尔和库伦姆一起静静地吃晚饭，吃得又神气又考究，两人抽着雪茄出了俱乐部，各人口袋里只放一瓶酒，就上自由剧场去看戏，坐在前排。瓦尔怀着鬼胎，觉得像库伦姆这样娴静的公子哥儿派头，自己是永远赶不上的，所以连滑稽歌曲的声音和美丽的大腿有时候都变得模糊，甚至是听不见、看不见了。他的理想被激发起来。碰到这种情形，一个人决不会十分自在的。肯定说，他自己的嘴太大了，背心的式样也不是最好，裤子上没有辫子花边，淡紫色手套的背面也没用黑线缝上两道细线。而且，他笑得太厉害了——库伦姆从不笑出声来，只是微笑，同时两道修整而乌黑的眉毛稍许抬一点起来，刚好在他下垂的眼皮中间形成一道锋棱。的确！他永远赶不上库伦姆。不过反正戏倒是出色的，新西雅·达克简直叫人笑痛肚皮。在换幕中间，库伦姆搬出新西雅私生活的事情吊他的口味，而且最使瓦尔骇异的是他还有法子到后台去。瓦尔恨不得说：“你带我去呢！”可是自惭形秽不敢开口，这一来，那最后的一两幕戏看得很不开心。出了戏院，库伦姆说：“我们再上普罗米涅德去看看，离散戏还有半小时呢。”两人坐上马车走了一百码下车，买了两张七先令六便士的座位，为的只打算站一会儿，就走进站池^①。库伦姆就在这种小事情上显得落落大方，叫人羡慕。他花钱全不在乎。芭蕾舞正演着最后一晚的最后一幕，当时站池里挤得走都不好走。三排男人和女人全挤在那道栏杆前面。舞台上旋转得叫人眼花，灯光半明半暗，烟草味和女人身上的香味混杂在一起，一切在站池里常见的男女混杂的奇特情调，开始把瓦尔从他的理想里释放出来。他欣羡地望一望一个年轻女子的脸，看出她并不年轻，又赶快看开去。新西雅·达克的阴魂啊！年轻女子的胳膊不自觉地碰了他一下，一股麝香和木犀的香味，瓦尔用眼角瞄了一下。也许她毕竟是年轻的。她的脚踩到他了，向他道歉。他说：

“没有关系，芭蕾舞很好，可不是？”

“哼，我看得厌气了，你厌气不厌气？”

小瓦尔笑了——一张大嘴笑得相当惹疼，除此以外，并没有其他表示——他还不大相

^① 在楼下厅座后面，男女混杂，所以合库伦姆的口味。

信，他的一半福尔赛性格坚持要更加有把握些。舞台上芭蕾舞像万花筒一样旋转着，雪白的、浅红的、翠绿的、淡紫的，突然间凝聚成一座五彩缤纷的金字塔。掌声爆发出来，戏演完了！深紫色的幕把金字塔隔开。栏杆前面的半圈男人和女人散了，年轻女子的胳膊和他的胳膊紧抵着。离他们不远，好像有人在闹事，全都围着一个襟上插粉红石竹花的男子。瓦尔偷眼瞧一下那个年轻女子，女子正望着前面的那群人，人群里挤出三个人来，挽着胳膊走着，都有点立足不定。当中一个人插了一枝粉红石竹花，穿一件白背心，留了一撮深褐色上髭，这个人走路时有点晃。库伦姆的声音说得又慢又平，“你看那个‘流氓’，他醉了！”瓦尔掉头望去。那个“流氓”已经把胳膊抽出来，笔直地指着他们。库伦姆的声音越发冷静了，他说：

“他好像认识你呢！”“流氓”说话了：

“喂！”他说，“你们大家来看！这就是我的浑蛋儿子！”

瓦尔看出了。原来是他的父亲！他真可以把头钻进大红地毯里去，倒不是因为在这里撞见他父亲，也不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吃醉了，而是库伦姆的那句“流氓”，就像上天的启示一样，使他当时看出来这是真情。像他父亲那样一张漂亮的黄黄的脸，插一枝粉红石竹花，大摇大摆走着，的确像个“流氓”。他一句话不说，低下头躲在年轻女子后面，就溜出站池。耳朵里听见后面喊瓦尔！他顺着铺了厚厚地毯的台阶跑下去，穿过几个弹压的人就到了广场上面。

觉得自己的父亲丢人，也许是一个年轻人所能经历到的最伤心的事情了。在瓦尔的心里，当他匆匆溜走时，好像自己的锦绣前程还没有开头就已经完结了似的。他现在怎么能上牛津去跟那班人——跟库伦姆的那些漂亮朋友混呢？因为这些人都会知道他父亲是个“流氓”！忽然间，他恨起库伦姆来。库伦姆是他妈的什么东西，敢说出这种话来？这时候，如果库伦姆在他身边，他准会把他打倒在人行道上。他的亲生父亲——亲父亲呵！他的喉咙里堵塞起来，两只手深深插在大衣口袋里。他妈的库伦姆！他突发奇想，打算赶回去找自己父亲，挽着他的胳膊，跟他走在一起，就走在库伦姆的前面，可是这念头立刻就打消掉，他仍旧沿着毕卡第里大街走去。一个年轻女子挡着他的去路。“不要这么发火呀，心肝！”他吓了一跳，躲过女子，忽然间变得冷静下来。只要库伦姆吐出半句话来，他就给他的头死捶一顿，事情不是完了吗？他又走了一百码光景，觉得这个打算很不坏，接着又整个儿不安起来。并不是这样简单！他记得在学校时，有些不大体面的家长下来看孩子，后来的嘲笑简直永远闹不完。这种耻辱是无法抹去的。为什么她母亲要嫁父亲呢，既然他是个“流氓”？太岂有此理了——给人一个“流氓”的父亲，简直跟自己过不去。顶糟糕的是，这两个字才从库伦姆嘴里说出来之后，他就明白自己在潜意识里老早就认为自己父亲并不是什么上流人了。这是他碰上的最最残酷的事情——对于任何人都是最最残酷的事情！他一生中从来没有感到这样灰心丧气过，就这样到了格林街，用一把偷来的钥匙开门进去。餐室里，两只干鸟蛋已经摆好，看上去很好吃，还放了几片面包和牛油，酒壶里留了有一点威士忌——不多不少，这是威尼弗烈德的主意，为了使他觉得自己像个大人。他看了看这些东西，非常倒胃口，就上了楼。